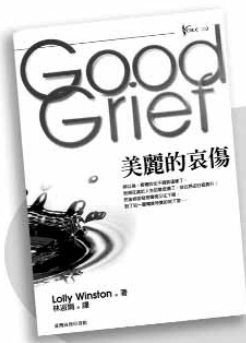


## 水銀燈下的燦爛——

## 評介《美麗的哀傷》

德文譯者 ◎ 楊夢茹



美麗的哀傷

羅莉·溫斯頓著/林淑娟譯  
 商務印書館 / 9406 / 390元  
 ISBN 9570519797 / 平裝

《美麗的哀傷》敘述一個36歲的年輕寡婦蘇菲的故事，喪偶後憂鬱與暴食如影隨行，伴隨著她度過漫漫長日與長夜，她參加治療團體，丟掉差事，在親情與友誼的支援下，有一搭沒一搭地學習自我調適，直到可遇不可求的愛情從天而降，加上一位極其麻煩的少女闖入她的新生活，她才從沉沉的哀傷中走出來。

這本書很像一部保證票房成功的討喜電影，場景從加州矽谷換到奧勒崗的小城市，圍繞在女主角蘇菲身邊的人及其生活，十分吻合我們從好萊塢電影所獲致的美國印象：電腦工程師、公關經理、離婚、複雜的戀情、問題青少年、濃郁溫暖的至親好友……如果這本書很快就被某位導演或製片相中，我不會大吃一驚，而且我相信編劇不必大費周章重新安排劇情，同時我打賭它賣座不惡。

打開《美麗的哀傷》，你將很容易融入書中的情節，雖然全書近四百頁，但你想一口氣看完。我花了一個下午和半個上午便看完了，接近尾聲時，我急切地想知道，蘇菲新開張的麵包店是否通過了混亂的開幕試吃酒會的考驗，她是否與英俊的舞臺劇演員杜魯攜手共度人生？結局雖不完美，但我仍然感到心滿意足，闔上書之際，廚房裡傳來撞擊聲，可憐的蛋在快要燒乾的鍋子裡掙扎跳腳。如果我手上捧讀的是康德的《單純理性限度內的宗教》（商周），想必水煮蛋的嫩度可以控制得恰到好處。

當然，會選擇《美麗的哀傷》的人，懷抱的是另一種期待。作者羅莉·溫斯頓（Lolly Winston）頗能滿足讀者的這份期待，她為我們描繪了現代美國夢的背景：失去伴侶的蘇菲參加哀傷團體，身為公關經理的她卯足了勁兒，為公司的產品陰囊貼布（！）爭取登上媒體的機會，失魂落魄的她穿著睡衣和兔寶寶的拖鞋去上班，在超市裡崩潰啼哭，因為狂吃垃圾食品腰圍暴增，她想減肥、換工作，渴望愛情又患得患失。遷移他鄉之後她到餐廳當女侍，一樁意外啓發了她對烘焙的熱情與潛能，這樁意外還附贈一位不可多得的白馬王子——「從妳做我們的女侍那一晚起，我就想約妳出去。」（頁183）

爲了不讓自己被頹唐給淹沒，她到公益機構當義工，負起輔導問題少女克莉絲朵的責任，這位細瘦、不羈的少女自殘，在學校裡引爆閃光彈，最後被開除，但在蘇菲耐心調教之下，不但成了她開的麵包店的得力助手，還是她感情上的依託之一——「妳讓我覺得，家人不僅止於是丈夫、姻親或是有血緣關係的親戚。」（頁324）當情況不能再壞下去時，跌到谷底的拋物線逆向回升：精心烘焙的糕點獲得好評，有驚無險的新戀情注入了安定的因子，蘇菲的周遭洋溢著重新來過的喜悅，感恩節時她甚至邀請了一位失依老人到家中過節，促成這段友誼的媒介是她捐給慈善團體亡夫的毛衣。形勢一片大好！

這等樂觀與光明在望足堪與美國天堂畫上等號，這些人、這些事大概只能發生在那塊「應許之地」上吧。假如哀傷可以是美麗的，需要多少外在條件與軟硬體設施配合，舞臺上才會有差強人意的演出？單以最現實的經濟而言，蘇菲若捉襟見肘，恐怕經不起留職停薪、賣掉房子的折騰，有餘力從矽谷飛到摯友處療傷，並不急著找工作應付一張又一張的賬單。她對問題少女克莉絲朵尤其慷慨，情感及贈與皆是，買衣服給她，送騎馬課程當作生日禮物，又爲她請家教。這種襟懷也感染了她新交的男友杜魯，「買一隻克莉絲朵一直想要的大肚豬給她」（請注意，可不是胖嘟嘟的撲滿，而是一隻活蹦亂跳的豬），尤有甚者，「當豬被海棠花噎到時，他急忙載牠去看獸醫。」（頁346）假設心態上不夠開放，原爲公關經理的她，如何放下身段轉行當女侍？日子愈過愈順，她不排除服務生低報酬、勞其筋骨的工作，對於降級到廚房當沙拉小姐也不以爲忤，並且在麵包師傅拂袖而去之後，僅僅花了一個星期

的時間，就學會了主廚指派她做的甜點。當罹患阿茲海默症的婆婆在麵包店開幕前夕飛來與她同住，所製造出來的事端有若場邊花絮，而非真正的紛亂與攪局。

以上這些枝節若非有美利堅的土壤滋養，順心如意的程度是否會減去幾分，是否能如期開花結果？

快樂的結局令人放心，於是我們重點式地再翻閱一次《美麗的哀傷》。讀者很快就會發現，蘇菲手頭其實相當拮据，龐大的醫藥費逼得她賣掉房子，她的存款變薄，即將見底，連租一些家具爲房屋增色以求好價錢都辦不到。但是，你嗅得出書中有一絲絲爲錢發愁的苦味嗎？一個驟增十六磅，平生第一次端起盤子的新寡之婦，當她把剛起鍋、盛著蒜味大蝦的盤子摔到客人身上的那一剎那，羅曼史於焉醞釀，高奏起脚本佳人的序曲，使擅長詮釋沙翁戲劇、身邊不乏美女相伴的男演員爲之傾倒。愛情果真盲目！

沒錯，《美麗的哀傷》是一本很好看的小說。只不過，當你與那些裝飾過的情節保持一點兒距離，理智會告訴你，這像一部電影，散場之後還是得回到現實。

作者溫斯頓很用功，熟讀心理學書籍條列的徵候，抑鬱的人大多會歷經否認、憤怒、沮喪、妥協以及接受幾個階段，本書也以此爲章節，鋪陳蘇菲的心情轉折。飲食失調向來是心理疾病的象徵之一，無論暴食或厭食都是一種自我放逐，文學作品中不乏相關的描寫。本書的蘇菲在丈夫剛過世時，藉著大啖鬆餅與餅干驅趕愁煩，說來有趣，後來把她拉出泥沼的，也與食物有關。她在餐廳裡烤出一個個中看又中吃的蛋糕，即興創造出香薄荷乳酪蛋糕，巧克力蘭姆蛋糕、蛋白杏仁餅難不倒她，她的店裡供應檸檬舒芙



蕾、水果塔、楓糖月型餅乾等糕點，光看這些名稱就非常賞心悅目，甬提有多可口了。

想起來了嗎？《托斯卡尼豔陽下》中那些義大利香料似乎在和《美麗的哀傷》中的糖、奶油與麵粉爭奇鬥豔呢，而烹調在這兩本書中也都發揮了治療情傷、撫慰失去配偶的功能。論及優雅，《美麗的哀傷》不如《托斯卡尼豔陽下》，因為它的景致是在攝影棚內搭建起來的。談到深刻，本書又比不上同樣以味蕾和回憶為主軸的《派的秘密》、《外遇的滋味》(Judith Moor)，但是，這些瑕疵無損於它的可讀性。

且讓我們引一段心中獨白作為代表。「她不瞭解未來幾個月我有很多事情要做：設法使麵包店度過淡季仍有盈餘、幫助克莉絲朵代數考及格、別讓瑪麗恩找到車子的鑰匙，否則她會把車子開進公園的池塘去騷擾鴨子。現在我只想順利的把派和咖啡送上餐桌。」(頁361)

類似的鏡頭在好萊塢的電影中俯拾即是，譬如著名的《當哈利遇上莎莉》，那段男主角一長串的「我喜歡妳……」。《美麗的哀傷》固然流暢好讀，故事也吸引人一直看下去，但是，書中人物個性的塑造典型卻不經典，缺了那麼一點兒獨創性。老練的小說家若賦予書中某位人物以某種習性，經常有側面描寫或不落言詮的作用，而本書在這方面的表現則比較弱，譬如描述克莉絲朵：「她說話常把尾音提高，聽起來像問句。」「她講話常習慣性的將尾音拉高，像是問句。」「她習慣將尾音拉高像問句。」(頁124,166,238) 既然出現有三次之多，很明顯地有意引起讀者注意，可惜我們很難琢磨出作者的用心，反而嫌其重覆，了無新意。

以麵包店的開幕派對為例，第一個脫稿

演出的是克莉絲朵的母親，第二個上場的是杜魯的舊愛——「五尺八吋的窈窕性感妖精」(頁296)，接著演出砸蛋糕大戰，不少賓客匆匆離去，杜魯偏偏選在這個時刻當眾向蘇菲表白，並且單膝跪下求婚。好不容易氣氛扭轉為羅曼蒂克，警鈴卻大作，廚房冒出煙霧，傳來一陣陣怪味，天花板的自動滅火灑水器把客人都淋溼了，消防隊旋及趕到……。這些片段難道不會失之口味太重，誇張渲染過了頭？

本書中譯本另有一個令人不解的現象，那就是不時在文中以標楷體穿插有關美式文化、生活或語言的解釋，這些應該是譯者或編輯添加上去的，立意固然佳，體例卻不一致，況且其中只有幾則有「譯注」的字樣。既為注腳，卻盤據在文本之中，使人在閱讀時頓生被打攪的突兀感，彷彿有一個好為人師的人，不斷耳提面命，唯恐讀者會錯意。除此之外，「和」以及「或」這些連接詞往往多事地再耗損一個頓號，嚴謹的讀者恐怕不會將之歸咎為排版時唱片跳針吧。

話說回來，本書的作者溫斯頓筆觸流利，又懂得在淚水的漩渦中添上一兩筆自嘲，或者在懸而未決處轉而交代副線的發展，吊人胃口之餘，順勢中和一下整本書的旋律，手法可謂純熟。再者，全書所訴求的兩過天青的重點，正是現代人夢寐以求，若說《美麗的哀傷》有提振精神，使人感到愉快的特色，絕不為過。

以暢銷書而言，《美麗的哀傷》相當符合大眾口味，作者溫斯頓展現了她的寫作才華。這是她初登文壇之作，美國本地的反應很熱烈，她是備受矚目的新星，我們期待更多佳作。